

田沁鑫

我穿着中國衣裳站在一堆外國名牌裡



■田沁鑫
■話劇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劇照



■烏鎮戲劇節古鎮嘉年華



從話劇《斷腕》首演算起，今年正好是田沁鑫登上戲劇舞台的第20個年頭，這位自認有「社交恐懼症」的著名導演唯有談及戲劇，眼睛裡才會放出光來。「這些年，我一直在堅持把中國經典作品改編成話劇，但我感覺很吃力。」田沁鑫說，「我就像是穿着中國衣裳，站在一堆外國名牌裡面，孤獨卻在堅持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烏鎮報道 圖：香港浙江傳真

今年5月，在青春版《狂飆》首輪演完的兩周後，田沁鑫因腹痛難忍緊急住院，在重症監護室住了40天後，她在微信公眾號裡許下諾言：「我後半年，只做烏鎮戲劇節一件事。」對她來說，這一年像坐過山車，與死神擦肩而過之後，她放下一切工作，專心擔任烏鎮戲劇節藝術總監。

田沁鑫在烏鎮的工作室，是一幢佈滿了爬山虎的民居，外面是會客的院子，裡面則是一個排練場，布一拉開就是整面牆的鏡子。即使大病初癒，田沁鑫依然對戲劇節的工作視力親為，除了參與24個劇團的對接外，她還要與技術人員進行佈景的溝通和協調，乃至小鎮對話的主持、三五好友的不期而至、記者們的輪番採訪……忙得馬不停蹄，卻依然樂在其中。

「喜歡戲劇是一件特別美好的事，就像女孩找到了大哥哥，男孩找到了小姑娘。」田沁鑫說，拋開藝術總監的身份，假如她只是一個愛戲劇的普通人，每年10月也會攢一個小假期，來烏鎮，看戲、會朋友。「由藝術家主導來辦節，我不知道全世界還有沒有別的藝術節是這樣，對很多中國戲劇觀眾來說，烏鎮戲劇節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，它有一種自由、開放、多元的氣質，更像是一個屬於戲劇的節日。」

中國元素的戲劇呈現

與往年相比，今年烏鎮戲劇節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很多中國劇目：《風塵三俠》、《寶娥》、《丁西林喜劇三則》、《狂飆》、《爸爸》、《裁縫》、《這輩子有過你》……中國元素的大規模呈現與田沁鑫對中國文化的堅持理念分不開。「中國歷史悠久、文化資源豐富，就必須要有與之相符的有大國氣象的戲劇在國際舞台上交流，這也是我的理想。」

田沁鑫的姥姥屬滿族正紅旗，家族是在皇太極時期就跟着清兵入主中原的，她自認像老舍一樣，骨子裡充滿對中國文化的熱愛。從業二十年來，田沁鑫幾乎沒有做過外國戲劇，哪怕是排莎士比亞，她依然堅持用中國戲劇的方式去演繹它。

「中國戲曲源遠流長，博大精深。」田沁鑫說，從元雜劇到六百年前的昆曲，再到兩百年前的京劇，中

國傳統舞台的流動性、鬆弛感，那種似是而非、似非而是的觀演關係，是非常有魅力的，只是這些東西現在很難看到了。

在一票難求的《寶娥》裡，有不少戲曲元素，田沁鑫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。「《寶娥》是個實驗戲劇的底子，丁一滕反串演出，用一種現代的方式讓傳統表演顯得更為通俗易懂。」還有改編自唐傳奇《虬髯客傳》的《風塵三俠》，以及北京人藝出品的《丁西林民國喜劇三則》，也都是本屆戲劇節講述的中國故事。

三顧烏鎮 攜《狂飆》而來

前四年，田沁鑫是烏鎮戲劇節的重要參與者，帶來了第一屆的閉幕大戲《四世同堂》和第二屆的開幕大戲《青蛇》。今年初擔藝術總監大任的她，則為觀眾們獻上了為紀念中國話劇110周年誕辰復排的青春版《狂飆》——該劇展示了國歌詞作者田漢鮮為人知的情感經歷，曾於北京首演時引發轟動。

提起自己在16年前寫就的《狂飆》一劇，田沁鑫表示：「《狂飆》是關於『天才』藝術家的戲，講述戲劇家田漢不規則的性格、不圖利的追尋、被吸引的愛情和被點燃的激情。我想讓大家看到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背後，站着一個癡情的赤子；《天涯歌女》前方，走着一位浪漫的詩人。」

與首演版相比，新版《狂飆》加入了更多的科技手段，田沁鑫嘗試了影像和戲劇的結合，攝影師一直在舞台上跟拍演員，實時捕捉舞台畫面並即時剪輯呈現。例如其中一幕裡，田漢的首任妻子、表妹易漱瑜病危，臨終前託付同窗好友、閨蜜黃大琳在自己死後照顧田漢，並希望他倆能結成夫妻。三台攝像機對各懷心事的三人從不同角度跟拍，最後以鏡頭交匯的手法來窺探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。

「科技社會的到來是身臨其境可以感受到的，我個人認為戲劇走到今天，能夠與新的科技手段結合，在舞台上展現出一個非電影化的、更加多元的視角，是大勢所趨。《狂飆》是我在這方面步子邁得最大的一次，以後我還會繼續嘗試。」

當年主演《狂飆》的袁泉和陶虹，成為影視明星後還常常回爐戲劇舞台深造，然而大多數從舞台劇走出去的

演員很少會再回歸舞台。「舞台劇是最能鍛煉表演功底的，目前很多青年演員耐不住清貧和寂寞，演了幾部舞台劇就一定要去演影視劇了，這是一個誤區。表演功底都沒打好的演員，怎麼可能通過一部電視劇就紅呢？」

「女性系列」洞察女人內心

作為烏鎮戲劇節幾位發起人中唯一的女導演，田沁鑫特別在今年戲劇節中添加了「女性系列」，她將這一系列定義為「另一半性別的人性解密」。四部作品中，有來自德國的《影子（歐律狄刻說）》，改編自張小嫻的《這輩子有過你》，巴西的《水漬》和澳大利亞《聖女貞德》。

「我會關注女性導演，因為我覺得女性真的不容易。當下社會，在公司、機構、企事業單位裡，在由男性制定的遊戲規則裡面，女性能頂半邊天，同時她們還要兼顧家庭。沒有人說你體力不行，而讓你比男性晚一個小時上班。」

事實上，26歲以前，田沁鑫更喜歡關注社會宏大敘事話題，導的大多也是從男性視角出發的戲劇，如《趙氏孤兒》、《四世同堂》等等，直到遇到了話劇《青蛇》。「《青蛇》是個純女性表達的故事，通過極端的方式來表達女性的認識，女性所有黑暗、光明和愚昧的東西都存在其中，而當下真正的女性表達在中國的文藝作品中是缺席的。」

《青蛇》公演後場場加座，一票難求，最終成為2013年的票房冠軍。「白蛇以相夫教子為己任，青蛇則盡情地釋放自己的情慾，也向男人們提出疑問：情慾強烈的女人，就不能擁有一生一世的愛情嗎？這兩個形象是當代中國女性的兩種極致狀態，白蛇代表的是遵從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女性，青蛇代表的是大多數女性的內心。」田沁鑫說，情慾之後的出路是什麼？愛又是什麼？這就是這部戲要探討的。



■話劇《青蛇》劇照

在最近一次的香港公開講座「什麼是舞台：空間會說話」中，Jan Versweyvel曾歸納自己四項舞台美學的重點，包括：一、演員（即人體，human body）；二、混亂（chaos）；三、過渡（transition）；四、光（light）。Ivo版《奧賽羅》雖是阿姆斯特丹劇團的中型製作，在這幾方面卻可謂手到拿來。演員的身體與場景設定的視覺比例，身體在舞台空間的流動，以瘦削的狄夢娜跳脫、打亂男性霸權的視覺節奏。男更衣室及夜店場景，更容許「一景」中有很多部件看似雜亂無章地放置，讓「混亂」製造舞台上的視覺「景深」。「過渡」的純熟，見於玻璃屋的推進與拉上窗簾與否，來決定給觀眾「看」多少。輕輕一推一拉，已為舞台上將要發生的一切定調。最後就是光，玻璃屋的出現，讓舞台上出現暗黃甚至略帶珍珠色的燈光，雖然交代的是一個「家」，卻似怎樣也看不清，如同酒店房間的那種非生活化的燈光亮度，彷彿訴說著短暫、匆匆、不實在，加上玻璃的脆弱，那始終不是一個「家」。——Ivo van Hove與Jan Versweyvel就是通過這些舞台設定點滴，創造新的現實，也為奧賽羅的悲劇帶來更深刻的觀照。

敢觀舞台

文：梁偉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Ivo van Hove的《奧賽羅》

歐洲著名劇場導演Ivo van Hove執導阿姆斯特丹劇團的《奧賽羅》(Othello)，是「東京藝術祭2017」的重頭大戲，剛於池袋東京藝術劇場上演。《奧賽羅》或許在Ivo van Hove劇場創作系譜中，只算中小型製作，親歷其境後，還是覺得相當震撼難忘。玻璃屋、巨型沙包、筆挺軍服、金棕櫚樹，最後奧賽羅抱屍痛哭的視覺構圖，在在都展示着Ivo van Hove對莎士比亞經典的超強觸覺和嶄新詮釋。Ivo版《奧賽羅》早在2014年年底已登陸台灣兩廳院，在台北叫好又叫座。時隔三載，再度東來，今回は東京這個不時搬演莎劇新編的亞洲城市，場地空間比例甚至比2014年台北版(約1200位)更緊密，就在約800位的東京藝術劇場主劇場上演。

一切由男主角奧賽羅穿上軍服說起。

Ivo版《奧賽羅》刻意隱去盛載時代背景裝飾和傢具，抽繹出跨越威尼斯時空的故事，讓甫登場的「白皮膚」奧賽羅只穿着內褲，然後逐件逐件從襯衫領帶等把整套軍服穿起來。台右還有一名男演員，跟他一樣，同時做着同樣的穿衣動作。相對於只穿着背心內褲，將軍造型的奧賽羅

自然威武魁梧且老成得多，特別與身形極纖弱和不斷展示年輕活潑氣質的短髮妻子狄夢娜，造成強烈對比。舞台一度還被佈置成更衣室模樣，使得男男之間的說三道四，十分自然隨意。台左更有一個圓柱體狀巨型沙包，大有男根的象徵性指涉，隱喻男權意識形態下的悲劇即將上演。這時候，舞台後方帷幕更刻意撩起一小段，後面就是後來的重要場景——玻璃屋。

善於設計一景到底和open space的阿姆斯特丹劇團設計及攝影總監Jan Versweyvel，為《奧賽羅》特別設計一間玻璃屋，所有關於男女主角情感關係的主要戲份，尤其要緊且私人的情節，都在打開玻璃屋窗簾的情況下發生。不但造就觀眾偷窺的觀演心理，也為劇場要發生的種種場景造成區隔，如中段一眾男子拿着酒瓶在夜店外說起下流話，拉上窗簾的玻璃屋，馬上變成不知名的陌生夜店，變化繁多。與其他版本《奧賽羅》相比照，Ivo版明顯着重劇中若干閒角的處理，並在舞台上每每把這些閒角設計成路人狀態，甚至在台左台右任何一角，重複着奧

賽羅或狄夢娜的動作。這不但指向後來的殺妻悲劇，奧賽羅與散播着狄夢娜紅杏出牆醜聞的路人和閒角，處於一種共謀關係，同時也意味着每個人也可以是奧賽羅或狄夢娜。他們不會是第一對為妒忌和流言所毀滅的夫妻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對。

Ivo版《奧賽羅》不執着於特定的舞台形象，「白皮膚」奧賽羅與他的同儕穿上現代軍服，軍服所隱含的law and order、秩序象徵，也就是男性在社會上的尊嚴所在，因此軍裝奧賽羅在沙發上質問妻子時嚴詞厲色，殺妻後自刎也特意要逐件將軍服穿上。惟有在玻璃屋中最後一場，與妻子赤裸相對時，才把自己內心的傷心、軟弱和憤怒噴薄而出，得知真相後更抱着狄夢娜的裸體懊悔痛哭，如同聖母抱着耶穌的聖殤圖。

Ivo van Hove在改編自英瑪褒曼同名電影的《哭泣與耳語》，也是以聖殤圖作結。患癌的二姐病逝，牆上的圖案既像蝴蝶又是天使之翼。蝴蝶遠飛既是場宿命，犧牲的都是世上最美善純淨的人，痛哭與擁抱，充滿着難過和悲憫。世人永遠重複犯錯，悲劇永恒地不斷上演。



■戲劇表演與烏鎮水鄉融為一體。



■烏鎮戲劇節期間，嘉年華演員與遊客互動。

第五屆烏鎮戲劇節圓滿落幕

二十四部特邀劇目 一百場精彩演出

第五屆烏鎮戲劇節於10月19日至29日在浙江烏鎮圓滿舉行。本屆戲劇節主題為「明」，取厚德載物、臨照四方的陰陽和合之意。11天裡，五湖四海為戲劇而來的嘉賓、媒體、觀眾及遊客共同見證了24部特邀劇目共計100場演出、18組青年競演的激烈角逐、1200場次古鎮嘉年華的街頭演出，以及24場次戲劇活動的多元魅力。

據了解，本屆烏鎮戲劇節不僅在上演劇目的數量上達到了歷史之最，還逐漸展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，民族與世界的對話並進。今年，首次走出西藏來到烏鎮戲劇節的日喀則市藏戲演出團體、安徽的祁門目連戲、桐鄉本地為青劇社帶來的三跳相聲等，都是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「活名片」。

閉幕式上，烏鎮戲劇節發起人陳向宏、賴聲川、黃磊、孟京輝，以及藝術總監田沁鑫一同為2018年烏鎮戲劇節揭曉主題——「容」，取「兼『容』並蓄，砥礪前行」之意，並向社會大眾公佈，下一屆烏鎮戲劇節將定檔2018年10月18日至28日。

週末好去處

「彼思動畫三十年：家+友·加油！」展覽

彼思動畫製作室重視創意，成功結合藝術與科技，並以電腦動畫作為媒介製作原創故事，因而廣受歡迎。為慶祝特區成立二十周年，今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文化博物館再度與彼思動畫合作，並以「友情和親情」為主題，向觀眾呈獻「彼思動畫30年：家+友·加油！」展覽。

展覽介紹多個精選作品，包括素描草圖、彩繪、分鏡圖和雕塑，它們既是彼思藝術家歷年創作的成果，也是每部動畫電影製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此外，觀眾亦可透過創作人的訪問片段，窺探原創故事的靈感來源。展覽將為大家提供難得的機會，走進彼思動畫的作品，了解其電影背後的藝術技巧和故事構思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
地點：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館一及二和地下香江童玩展廳

香港藝術周2017

香港畫廊協會主辦的「香港藝術周2017」將由即日起至11月26日舉行。本屆藝術周以「ARTROPOLIS 藝術都薈」為題，靈感來自香港精彩不絕的藝壇活動，超過五十間香港畫廊協會的會員畫廊參加。屆時，多樣化的活動將於不同地點舉行，打破了畫廊既定的界限，透過展覽、表演、慈善行、座談會、講座和家庭藝術日展示香港的文化氣息。其中的焦點節目之一畫廊慈善行將於11月21日舉行，近三十間畫廊將開放至晚上，觀眾可遊走在中上環至西營盤的畫廊，一邊享用佳餚美酒，一邊觀賞各類藝術表演和展覽。今年大會更與香港芭蕾舞團合作，芭蕾舞團將於畫廊慈善行當日，在不同場地準備多場小型表演，為活動加添趣味和活力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11月26日
活動詳情及詳細地點請瀏覽www.hkart-week.org或致電3480 5051查詢詳情。